

总觉得自己是被命运格外眷顾的人。作为当年的独生子女,成长路上从未缺过爱,却也没被宠成骄纵的性子。父母是地道的农民,不善言辞,却总在细节里藏着暖意。



春种时节,父母扛锄摸黑下地,我蜷在田坎上玩耍,晨雾里传来母亲低低的呼唤,她解开棉袄,把一包炒得喷香的苞谷子塞进我贴身的口袋;盛夏正午,父亲在玉米地里薅草,裤管泥水淋漓,回垄时却从怀里掏出手帕裹着的冰棍,薄汗与蒸汽交杂,手帕已微潮,冰棍却固执地守着最后一点凉意;秋收最忙,稻谷穗压弯他们的腰,手臂被苞谷叶划出细红的血线,夜里拢仓,星光落在粮仓的尖顶上,糖纸沙沙作响,像是要把一整季的甜都叠进我的掌心:“含一颗,明天有力气读书。”

冬天的黑夜来得早,煤油灯把屋子压成狭小的暖笼。我伏在桌沿写作业,火苗在灯罩里轻轻炸响,像提前排演一场未来的亮。母亲坐在一侧纳鞋底,针线穿过布面的“沙沙”声与窗外北风的长短哨音交织,成为我童年最安稳的催眠曲。一次期中考试失利,我攥着卷子不敢抬头,父亲蹲在门槛上“吧嗒吧嗒”地抽烟,烟头的红光在暗处明灭,像不肯坠落的星。良久,他伸手揉了揉我的发旋:“庄稼有好年成也有坏年成,人也一样,下次好好种就成。”父母从不把“争气”挂在嘴边,却用一双布满老茧的手,把最细腻的温柔留给我——新下的鸡蛋永远卧在我碗底,刚出模的布鞋先套在我脚上,补丁留给自己,体面让给孩子。

那年诺基亚还在蓝屏,父亲送我去涪陵师范报到,一个月返家一次。寒潮突至,我在电话里随口抱怨宿舍冷得很。周五傍晚回家,灶台上已摊开着一床厚棉被,棉花是母亲找熟人新弹的,蓬松得很,被套是她攒了半年的钱买的。周日中午返城,父亲扛着棉被送我去路口乘车,北风把暮色吹得猎猎作响,他的耳朵冻得通红,却仍把棉被往我怀里一次次掖紧:“抱紧点,别灌风。到校别怕花钱,吃饱。”车启动时,我回头,见他站在路口,身影被风掀起,像一面不肯倒下的旗,手臂却固执地挥着、挥着。

这些细碎的暖,像黑夜里隐约的萤火,被时间的手依次点亮,在我心里聚成一束不肯熄灭的光,让我此后无论行至少年、青年,都固执地相信:世

点亮黑夜中的那盏灯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余美德

间善意,远比冷漠汹涌。



2006年,23岁的我走上讲台。黑板、粉笔、孩子,成为我新的四季。木坪小学十年,是我生涯里最踏实的十年印记。

学校卧在三面环山的山脚,称为五马归巢。初来时我不过是个愣头青,连课堂纪律都拿捏不稳。一年级那群小捣蛋把粉笔头当子弹,我急得眼眶发热,是隔壁陈老师三步并作两步跨进来,几句话便让满屋麻雀归巢。他拍拍我的肩:“教书像种庄稼,急不得,得蹲苗。”此后三年,他是我师父,也是我搭档。他教我如何把“陈述句”拆成孩子能抱得动的积木,如何记住每个小脑袋里的秘密。我吃坏东西拉肚子,他凌晨五点上山采草药,瓦罐在炉上咕嘟作响,褐色的药汁苦得我皱眉,却暖得我落泪。家长们亦用他们最朴素的方式托举我——农忙时悄悄把沾露水的青菜倚在宿舍门口;放学后我发现我留灯批卷,隔着窗喊:“老师,路黑,慢些回。”

2008年秋,木坪小学来了两位特岗教师,一个是小瞿,另一个是小刘。校长让陈老师给瞿老师磨一节转正课。陈老师偏头疼,夜里拿粉笔比画,怎么也搞不定拼音复习的导入。我陪他在办公室,把他当年教我的生字卡片搬出来——正面图,背面字,再配一句农谚。我帮他拍成最简单的幻灯,又用回形针把卡片串成翻页书。试教那天,陈老师坐在后排,小瞿端着翻页书上场,孩子们齐声喊:“禾——像田里低头的稻!”下课铃响,陈老师把粉笔递给我,说:“教了半辈子书,今天轮到你给我掌灯。”我接过粉笔,像接过一盏温热的灯芯。后来我把它转给小瞿,让她下次替别的老师掌灯。



2016年,33岁的我,调往黄鹤小学。行囊简单,忐忑却重。校园蜷在镇子西北端,不大,三十四位教职员工却像一大

家子:谁有好吃的,必先拿到办公室;谁家孩子生病,众人便自发换课顶班。而我最隐秘的幸运,是遇见老黄——我的新搭档,也是此后十年里,为我亮灯的人。

老黄大我13岁,是学校专职副书记,却从不许我叫他黄支书。初见时,他穿了一件白衬衫,袖口和领角棱角分明,很有精气神,左手拎掉漆搪瓷杯,右手冲我摇两下:“别生分,叫我老黄。”后来我才懂,这声“老黄”里藏着他的处世哲学——把身份磨平,把人心垫稳。我们搭档教一年级,他教数学,我教语文。起初我怕自己经验欠缺拖后腿,备课到深夜。某晚十点半,我趴在办公室改作业,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,他抱着一摞练习册进来,却把坚果收回口袋:“饿也得先改错,算对了再吃。”我笑着抗议,他才倒出两颗,自己含一颗,把剩下整包推给我:“算错的那部分,留给你下次达标再补。”

学校新建教师宿舍,敞亮,却人声嘈杂。我喜静,踌躇再三,还是向老黄开口:“你家不是有空房吗?我租一间,价钱随你定。”话未说完,我已先脸红。他却咧嘴一笑:“谈什么钱,空着也是空着,来做伴。”次日我搬行李,才发现他已将朝南小间收拾妥当。那一刻,我抱着被子站在门口,夕阳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,重叠在一起,像两条河流悄然汇合。从此,我们成了同一屋檐下的室友。

老黄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——晚饭后与冉主任出门散步。冉主任是爽朗大哥,与他有共同爱好。我却常被作业、公开课、家校沟通钉在办公室里,回过神,窗外已漆黑。不知从何时起,每晚九点,我的手机会准时亮起,有时是微信:“别熬,快回。”有时是电话:“又下雨,冷,早点回。”

有一次,家长视频连线结束时,已是晚上九点多钟。雨丝夹杂少许雪

花,我裹紧外套冲进黑幕。路口路灯坏了,手机电筒的光被雨雾吞噬,像一叶随时会覆的扁舟。我低头疾走,水洼溅起冷意。转过拐角,忽见前方浮起一团暖黄——老黄竟把楼上楼下所有灯都打开,光像一条柔软的绸带,从高处垂落,劈开沉沉黑夜。雨线被灯光穿透,碎成金色的针。

老黄拉我进屋,他手里晃着干毛巾:“快擦,姜茶在保温壶里。”我接过毛巾,摩挲着粗糙却干净的纤维,忽然想起父母当年站在田埂上挥手的背影,想起木坪老槐树下斑驳的日影,想起陈老师凌晨熬药的瓦罐——原来所谓“被命运眷顾”,不过是有人在黑夜里,悄悄为你点亮一盏灯,然后一盏又一盏,连成一条可以回家的路。那一刻我明白,世间最动人的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誓言,而是这样日复一日、不动声色地把你放进心里的那盏灯,那束光,那个人。

有这样一位哥哥,真好,有这份温暖,真好。父母用沉默与粗粮教给我的那些关于爱与坚韧的道理,也早已融进骨血,让我在每一个需要传递善意的时刻,都能成为别人的——哪怕只是一瞬的那盏灯。

星是天的灯,灯是地的星,照着我也照着我将要照亮的人。



仙女山雪之恋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周廷发

翻动一下,雪就在身旁簌簌散开,像为我开辟出一方专属的欢乐天地。耳边传来雪被挤压发出的轻微簌簌声,仿若雪在与我轻声嬉笑,又像在为我的快乐奏响独特乐章。此刻,所有的烦恼与压力都抛诸脑后,我尽情享受这份无拘无束,感受着与雪融为一体的奇妙。那种超爽的感觉,如同心底开出了一朵欢快的花,让我沉醉其中,只想在雪的怀抱里,再多翻滚几次,再多停留一会儿。

我抬脚,缓缓从雪地上走过,脚下传来咯吱咯吱的声响,仿佛是雪在与我轻声诉说着它的故事。身后留下一串串脚印,深深印在雪地上,像是我与这片雪地签下的专属契约,记录着我与雪相遇的美好瞬间。每一片雪花的飘落,似乎都带着时光的印记,总能轻轻勾起心底那些或深或浅的情思,让我沉浸在往昔的回忆中,久久不能自拔。

记得小时候,父母常年在外出拼,我便被留在了老家,与外公外婆、爷爷奶奶相依为命。那时,最期盼的便是下雪天了,因为每一场雪,都像是一大自然赐予我们的一场欢乐盛宴、一个雪的世界。雪花就像岁月的使者,承载着我对外人的思念,也见证了那些逝去的美好。

雪终于停了,世界仿佛被按下了暂

停键,一片静谧而祥和。那漫天飞舞的雪花虽已归于平静,但它们留下的痕迹,却如同一曲余韵悠长的乐章,依旧在世间奏响着别样的美妙。

放眼望去,大地像是被大自然这位神奇的画师,用最纯净的白色颜料精心涂抹了一番,处处银装素裹,尽显妖娆之态。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,像是一条静卧的白色巨龙,蜿蜒在天地之间,只隐隐露出些柔和的轮廓,与湛蓝如宝石般的天空相映成趣。

近旁的树木,也都披上了洁白的盛装,原本干枯的枝丫被冰雪包裹,宛如玉树琼枝,有的蜿蜒伸展,像是在舒展着优美的舞姿;有的交错纵横,似在编织着一场晶莹剔透的梦。风轻轻吹过,树枝上的雪花簌簌飘落,宛如天女散花,在空中划出一道道优雅的弧线,给这清冷的冬日增添了几分灵动的诗意。

村庄里,那厚厚的积雪,像是给村庄盖上了一层柔软而厚实的棉被,又似岁月留下的温柔怀抱,呵护着世间万物,让一切都进入了甜甜的梦乡。

走在雪后的小路上,仿佛走进了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,脚下的足迹、身边的车辙,以及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纯净而美好;漫步在这如梦似幻的雪地上,感受

着这份独属于冬日的浪漫与诗意。世界变得更加宁静而纯粹,心灵也仿佛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洗礼。所有的纷扰与杂念都被这片洁白所融化,只剩下内心最纯粹、最真挚的情感。在这片雪景的怀抱中,我仿佛与天地融为

一体,感受着大自然的浩渺与永恒,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与安宁。雪花虽会渐渐消融,但它留下的美好记忆和独特韵味,却长久地留存于我的脑海,留存于每一个欣赏过它美丽的人心中,成为了冬日里最珍贵、最温暖的宝藏。

仙女山的雪花,像少女一样,总是腼腆腼腆、扭扭捏捏,带着几分羞涩,姗姗来迟。

当第一片雪花从高远的天际翩然飘落,仿佛一个轻柔的信号。紧接着,大片大片的雪花纷纷扬扬地挣脱了云层的怀抱,宛如万千白色的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,又似仙女洒下的洁白花瓣,悠悠荡荡,一刻不停地奔赴人间这场盛大聚会。

渐渐地,大地像被施了魔法一般,原本的色彩被纷纷而下的雪花一点点覆盖。广袤的原野,像被大自然这位巧手的裁缝,精心披上了一件洁白无瑕的盛装,那些纵横交错、绿意盎然的草地,也都隐匿在了这厚厚的雪被之下,仿佛在静静等待一场冬日的酣眠。错落有致的村庄,也被雪花温柔地包裹起来,屋顶戴上了雪白的帽子,烟囱冒出的袅袅炊烟,在雪花映衬下,显得越发朦胧而诗意。此刻的村庄,安静得如同熟睡的婴儿,沉浸在雪营造出的静谧氛围里,所有的喧嚣都被这洁白掩埋,一切都进入甜甜的梦乡。

我伸展着四肢,开始在雪地上尽情地翻滚,身体每

